

ON THE ROAD

ODYSSEY OF CHINA FANTASY

九州女神·科幻后新生代·银河奖得主夏笳玄幻经典

九州·逆旅



夏笳 作品



ODYSSEY OF CHINA FANTASY

ON THE ROAD

九州·
·
逆旅

夏笳◎作品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夏 笏 2013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九州·逆旅 / 夏笏著. -- 2版. --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3.1

ISBN 978-7-5470-2088-3

I. ①九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4051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2mm × 204mm

字 数: 162千字

印 张: 6.75

出版时间: 2013年1月第2版

印刷时间: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李文天

封面设计: 吕宜浓

ISBN 978-7-5470-2088-3

定 价: 21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前 言

在我决定重新通读这篇小说的那一天，7月30日，上海遭遇一场70年未遇的大暴雨。

窗外雷声阵阵，压着后脑一阵阵地滚过去，倾盆的雨敲打着屋顶。半睡半醒间，室内半昏半暗，空气里仿佛也充满纷飞的细雨。我翻开书页，似乎嗅到一种奇怪而熟悉的味道。

我的逆旅之行，就始于这样潮湿闷热的环境里。

众所周知，我是夏笳多年的偶像，但是她在写作领域中快速成长，已经获得了三次银河奖。翻看这小妮子的书，或者听她讲述近来的构思，经常会给我带来惊喜。

“有一天，我会超过你的。”她如是对我说。看着她明锐的眼，我只觉得芒刺在背。

逆旅不是她最好的作品，但却是她给九州写的第一篇长篇小说。它由许多细密的小故事组成，或传奇、或凄凉、或寒冷、或悠远，很像一个打乱的杂锦铺，诸色纷呈。虽然戈遥说，她加入白鹭团的目的去是去遇见许多不同的人，去发生许多不同的故事，但是奇怪得很，实际上书里讲述最多也最重要的并不是白鹭团的旅行过程，而是这些团员们自己身上背负的故事。那些萍水相逢的人物各怀心思，看似走向同一个目的，但却常有自己的选择和道路。

夏笳是个言者，她习惯于用言语的魔力来营造世界。但本书的故事并非不可观，所有的大戏都蓄积在最后一刻，等待着突然爆发，如同藏在水巷拱桥下的河道，弯回曲折，突然冲到悬崖之上，变成一匹白练般的瀑布急冲而下。

我终于嗅出了那股熟悉的味道，它就是“年轻”。

哪个少年没有环游世界、浪迹天涯的梦想？那些阳光下发光的铁路，那些海，那些神秘的森林，那些山、放纵、漂亮的教堂、美术馆、陌生的城市、杂乱无章的街道、一无所有、没有着落的明日、从他人的生活中一掠而过，所有的生活的大杂烩，这一切多么叛逆多

么吸引人。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真正拥有广阔的疆土、阳光和空气，一种是城主，另一种就是流浪者。

我们拥有的一切，成为给自己设下的陷阱。守卫城堡，变成了我们的责任。这是长大的悲哀。只有孩子才有权利不负责任，他们只想要漫无目的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总是摆出一种“在路上”的状态。

当然了，《九州·逆旅》毕竟与“垮掉的一代”那种横穿美国的生活方式没有关系，它并非以其反抗的姿态不顾一切，决绝前行。戈遥毕竟只是个孩子，所以她的梦里更多的是笑容和希望。起初她小心翼翼，似乎放不开脚步，直到“雨城”之后，这部小说才突然活跃了起来，展示出它越来越生动的眉眼，而戈遥也终于等到了她的结尾。一个美好的结局。

日全食之后，上海的气温一直很凉爽，雨水不断，滴沥不清，很像夏笳笔下的雨城。

2009年，注定会成为上海最冷的一个夏天。

我知道雨城是夏笳另一个偶像阿豚的居所。

我不知道每个人心中是不是都有这样飘渺的所在。

我知道白鹭团不可能永久存在，它那看似平静团结的集体下面，有着太多暗藏的波澜。

我不知道它的旅行能维持多久，也不知道戈遥还将会有什么样的行走，什么样的言说。

我知道过去的偶像已变成角落里褪色油彩的木人儿，而有着明亮双眸的女孩已经长大成人。

我不知道困守在城里的成年人们，是否仍然有游荡四方的心思。

我什么都知道。
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
潘海天

2009年8月

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 01 ■ 嘉水	001
Chapter 02 ■ 筑笕	017
Chapter 03 ■ 驿路	027
Chapter 04 ■ 云境	041
Chapter 05 ■ 月湖	055
Chapter 06 ■ 雨城	073
Chapter 07 ■ 紫梁	085
Chapter 08 ■ 街市	095
Chapter 09 ■ 镜方	119
Chapter 09+ ■ 幕间	141
Chapter 10 ■ 戏梦	147
Chapter 11 ■ 谢幕	165
那些花儿之 七年，十八个瞬间	171
后记 我们走在大路上	195
九州创作缘起	199
九州世界设定	201



Chapter 01

嘉水

九州
on the road
逆旅

戏团到来的那个下午，嘉水镇宁静安详一如往常。嘉水河温柔地环绕着小镇，在慵懒的阳光下静静流淌，水气氤氲，携卷着漫天飘飞的柳絮，缓缓掠过波澜不惊的水面。

几个少年原本正慵懒地斜倚在河边微湿的坡地上，支起三五根简陋的钓竿，望着水波里起伏不定的浮子发呆。突然间，一个黑瘦的孩子坐起身来，像只警觉的雀鸟般伸长了脖子。

“听，”他小声说，“是马车的声音。”

少年们纷纷仰起头，眯着眼睛望向河对岸。干燥的路面平坦而宽阔，在阳光下闪着层光芒，只能隐隐看见一抹艳红裹在飞扬的尘土中，伴随着辘辘车马声远远而来。

戈遥第一个扔下钓竿，赤脚爬上河岸，踩着咯吱作响的木桥向对岸跑去。

马车渐渐驶得近了，只见那车厢黑沉沉的，比平常载人拉货的马车高大了不止一倍，门窗都封得严严实实，仿佛一只巨大无比的黑箱子，四只铜铸的车轮深深碾入车辙印中，转动起来隆隆作响。更奇的是竟看不到一个人驾车，两匹毛色驳杂的马仿佛得了灵性一般，径自并排拉着马车一路小跑而来，到了跟前渐渐慢下脚步，不偏不斜地把马车稳稳停在桥头。

阳光无声地披洒下来，照得车顶上一面猎猎拂动的暗红旗子灼灼生辉，两匹马儿立在原地，兴奋地喷着响鼻。静了片刻，只听得吱呀一声轻响，车厢右侧推开一扇门，一个白衣的年轻人探出头来，衣袖搭在额前挡住明晃晃的太阳光，四下里张望了一番，随即轻盈地跳下车，向这边走来。

戈遥瞪大眼睛盯着对方，年轻人长得高瘦清俊，相貌身形都不似

常人，淡青色的长发披在肩头，被午后阳光一照，泛出近乎银白的色调，一双眸子也是青灰色的，像怕光似的微微眯起，似笑非笑地看着面前挡住去路的少年。

两人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对视，一个高挑白皙，一个娇小黝黑。沉默片刻后，年轻人终于抿起两片薄薄的嘴唇，无声地笑了。

他伸出手轻轻一抖，手中立刻多了一面朱红色的锦旗，上面绣着只长嘴的白鸟，与马车上飘扬的那面一模一样。

“麻烦告诉你们家大人，”年轻人缓缓说道，“就说白鹭团来了。”

嘉水镇地处宛南，四周有山环水绕，自古便是个僻静的小镇，偶尔有商队路经此地，带来些吃的用的新奇玩意儿，都足够大人孩子们热闹半天，更不要说是白鹭团这样响亮的名字。

午后春光明媚，马车轰隆隆一路响着碾过古老的青石路面，后面跟着一串高的矮的孩子们，光着脚板噼里啪啦连跑带跳。沿路上家家户户都开门推窗簇拥出来，惊奇地瞪大眼睛，看那硕大无朋的黑色车厢、那拉车的两匹神气活现一路小跑的马儿，更免不了多看两眼那坐在车沿上、晃悠着一双长腿的白衣青年。

马车一直驶到镇上唯一一家酿酒铺子门前。店主人林轩是个四十多岁，身材瘦小的男子，据说年轻时曾在外跑过几年生意，回来后便开了这家小店，卖些自家酿的烧酒，也有几间客房可以留宿往来客商，算是嘉水镇上少有的几个见过世面的人。此刻他早已站在门前笼着双手，神情半是激动半是疑惑。

车还没停稳，白衣年轻人便跳下车，向店主恭恭敬敬递上那面绣了白鸟的红旗，朗声说道：“在下风暮涯，是白鹭团的副团主。我们

白鹭团靠着行走四方、沿途表演些戏曲杂耍之类为生，今日路经贵宝地，想在镇上暂留一晚，不知主人家能不能行个方便？”

林老板接过那旗子，只是连连点头道：“白鹭团，听说过，听说过。先生太客气了，早听说你们走遍了九州三海，什么地方没去过呢，能来我们嘉水就是贵客，先生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就是了。”

年轻人淡淡一笑，拱了拱手说道：“不敢不敢，若是店主不嫌弃的话，今晚就借主人的店铺一用，为各位乡亲唱上两首小曲，聊表谢意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”

林老板喜得只是点头，连忙招呼车上的人进店里去歇息。风暮涯推开马车侧门，里面依次跳下几个身形穿戴各不相同的青年男女来，一眼望过去只觉得个个服饰艳丽，容貌清秀。最后出现的是位身材纤弱体态娇小的少年，穿一件青绿色的袍子，一头长及腰间的黑发随便绾在脑后，一时间看不出是男是女，只觉得脸庞白净得有如细瓷，被风暮涯拦腰抱起，如同捧着一个瓷娃娃般小心翼翼放在地上。

围观的男女老少们正看得目不暇接，风暮涯又走到车边卸下几道木栓，将半面车厢的侧壁推到一边，从里面走出一位异常魁梧的光头壮士来，身材比正常人高出一倍还多，穿件简陋的麻布褂子，露在外面的皮肤颜色暗红，布满许多黑的红的花纹，浑身上下不知道挂了多少奇形怪状的饰物，走起路来了零啾啾作响，竟像是传说中夸父的模样。

众人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，连店主人也只剩站在一边傻瞧的份。这几人并不多说话，各自从车上卸了几件行李，找地方安顿好马车，便随着那巨人沉重的脚步声走进店铺里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又看见风暮涯拎着个包袱笑嘻嘻地下楼，找个干净地方摊开，里面尽是珠链挂坠、胭脂水粉一类的小东西，说是从八松城千里迢迢一路带过来的，没剩下几件了，都按十个铜钲一件便宜卖。

整个下午，林老板的铺子门前都热闹非凡，那些姑娘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聚成一堆，看看这个挑挑那个，更多的不过为能凑到旁边，跟风暮涯说上几句话。店铺里也坐满了喝茶聊天的客人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其实眼睛一刻也没闲着。林老板提着大茶壶在不大的店铺里忙得团团转，满是汗水的脸上笑开了花。

戈遥混在人群里犹豫了半天，终于决定趁乱挤到跟前去看看热闹，没想到一不留神还是让林老板看见了，被一把揪住后脖领子拎了出来。

“都玩了一下午了，还没够？！没看见我这儿都忙成什么样儿了，就不会过来搭把手？”林老板气呼呼地数落着，“中午那几个碗还堆着没洗呢，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儿家，养个女儿有什么用，还不如儿子省心……”

戈遥最听不得她老爹的唠叨，立即像霜打的茄子般蔫了下去，灰溜溜地进了厨房。店里的男人禁不住哄堂大笑起来，一个中年汉子冲着她的背影喊了一嗓子：“丫头，洗什么碗哪，还不来给我们唱首歌，等今晚戏团登了台你就没得唱啦！”

厨房里叮叮当当虐待碗碟的声音顿时停了下来，戈遥怒气冲冲蹿出厨房，一把扯下腰间的围裙，刚要往那男人脸上扔，突然目光一斜，瞥见坐在门口的风暮涯正转过身来，一双青灰色的眼睛盯着她看，仍是似笑非笑的样子。

她顿时像是心里堵了什么似的，恶狠狠地向每人脸上瞪了一遍，身子一扭，噔噔噔地跑回去了。

傍晚，夕阳余晖从街道尽头斜斜泼洒过来，一行乌黑的鸟影划过天际，传来单调的几声长鸣。

家家户户都早早吃了晚饭，赶来林老板的铺子。店里早就坐满了人，聊天喝茶好不热闹，来晚的只好在门口台阶上搬条长凳坐下，巴巴地伸着脖子往里看。店里已经收拾出一个小角落，挂上几片布帘充当舞台，这会儿黑洞洞灰蒙蒙的，不见半个人影。

戈遥被关在厨房里收拾堆积如山的碗筷，耳朵却一直竖着偷听外面的动静，眼看着窗外天色慢慢暗了下来，店铺里各个角落都点上了松油灯，映得密密麻麻的影子在墙上乱舞，终于听见一声似锣非锣似磬非磬的响声，满屋子人声一起静了下来。

戈遥连忙趴在门缝里向外张望，只见一个黑发男子从布帘后慢慢走出来，修长的身躯裹在一件黑色长袍中，袖口领边都绣着暗金色花纹，在摇曳的灯光下望去，虽然身形样貌不如风暮涯那般高挑俊逸，却自然流露出一身贵气。

男子满脸笑意，向周围人们欠身行礼，道：“各位乡亲父老，在下姓夏，是白鹭团的团主，今夜能在这里登台献艺，别的话也不敢多说，只盼我们的表演能不辜负各位的期望。”

这几句话声音虽不大，每个人却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一时间没有一个人吭声，个个屏息凝视，等着看后面的节目。

黑衣男子从袖中伸出双手，轻轻拍了两下，只听得噼啪几声轻响，满屋子的灯火一起灭了，屋里顿时陷入黑暗之中，连坐在门口的人也是眼前漆黑一片。一时间大家都坐在原地不敢乱动，只能听见粗的细的呼吸声此起彼伏。

正当人们疑惑之际，突然听见角落里传来叮的一声轻响，随着响声，黑暗中凭空腾起一小团青幽幽的光芒，如鬼魅一般飘浮在空中，照亮了几根银蓝色的丝弦，也照亮了一小段洁白如玉的指尖。

静了片刻，又是一声轻响，仿佛有一根丝弦轻轻颤动了一下，暗蓝色的光华沿着丝弦流淌，瞬间浮起在空中，幽幽燃烧，映出了拨动

丝弦的纤纤素手。

紧接着铮铮两声，接连腾起两朵火光，慢悠悠向周围飘散开，还未等众人看清它们的去向，只见那纤细的手腕微微一颤，在琴弦上划下一串错落有致的珠玉之声，七八团光焰蓦然飞出，将弹琴人笼罩在其中。

那是一个青白色长发的黑衣女子，怀抱着一把黑沉沉的琴坐在舞台一角，那琴身竟不是直的，而是略有弧度，仿佛一把未曾拉开的弓，七根蓝色琴弦光芒流转，照亮了琴身上凹凸起伏的纹路。

弹琴的女子低着头看不清面目，只看见一只雪白的手腕悬在空中，随着整个身体的呼吸节奏三起三落，随即轻轻弹起，像一只飞蛾般翻飞在七根丝弦间，撩拨出一段错综缠绕的旋律。银蓝色的光华流淌，燃起一朵又一朵火光，仿佛那些丝弦并不是真实存在，而是由光芒编织成的一般。那些光焰悬浮在空中，飘飘忽忽向着四周飞去，照亮了舞台上每一寸小小的空间，在弹琴女子颤动的眼睫旁不安分地跳跃着，仿佛也随着琴弦间流淌的韵律忍不住翩翩起舞。

满屋人全都看得呆了，一时间连台上弹的什么曲子都听不出来，只知道盯着满天飘飘荡荡的光晕发呆。那些光逐渐向舞台中央聚拢，旋转着聚成一团，越旋越快，陡然间光焰一闪，从中间现出一个蜷成一团的身影。

那影子动了两动，慢慢仰起身子，竟是个衣饰华贵、容貌绝丽的少女，眉目如黛，朱唇胜血，一双眼睛竟是深翠色的，荧荧闪烁荡漾，像是把漫天的辉光都收了进去似的。

少女缓缓站起身来，流光溢彩的眸子向着台下望了一眼，只一眼便让台下男女老少都丢了魂魄，如坠幻境中，心想着如此画卷上神仙一般的人物，怎么会站在面前让人看得如此真切。

琴声凛然一变，由清丽幽隐转为妩媚缠绵，少女随着乐曲扬起小

手，轻轻拍了两拍，挥动宽大的衣袖舞了起来。她舞得并不快，也并不复杂，随便这镇上的哪家女孩儿都能跳这样的舞，只是谁家女孩儿的脚步能缥缈得如同在云端一般，又有谁家女孩儿的腰身能柔软得如同风中的柳枝一般呢？她莹白的手腕与脖颈间挂着满是翠玉和紫晶的饰物，舞起来叮当作响；她华美的发髻上插了十几颗镶翡翠的发针，连同鬓边微微颤动的钗子一起闪着零星的光芒，光芒笼罩在她身上，连青紫的长裙上一朵朵绣金的蝴蝶纹饰都照得一清二楚。

满屋子人看着这少女的舞姿，已经痴痴地说不出话来。突然间琴声又是一顿，愈加缠绵悱恻了几分，台上的少女合着拍子，边舞边唱起来，她唱歌的时候，涂了胭脂的唇上也一同星星点点地泛起荧光。

“无风也脉脉，
无雨亦潇潇，
寒窗独坐，
但闻谁家碧玉箫。”

少女清甜的嗓音如同银杯里溅落的水滴一般，她边唱边侧过身，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向周围望了几望，眉梢眼角尽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哀婉凄绝，幽愁暗恨，把人的心也跟着揪了几揪。

“几处落红别院，
对欣赏妖娆。
醉卧温柔，
情归故里，
不如同去慰寂寥。”

紧接着琴声跳了两跳，仿佛金玉相碰，添了几分铿锵之音。少女又将长袖一甩，接着唱道：

“山水迢迢，
路遥遥，
高歌干云霄。
长夜漫漫，
月皎皎，
忘却来时路，
云山玉水任飘摇！”

那原本不过是一支酒楼茶肆常能听到的小曲，只是被少女清丽曼妙的嗓音唱来，更配上绝美的舞姿容貌与和光伴彩的琴声，竟让所有人都丢了魂似的不知自己到底身在何方，心中烦恼俗事一概烟消云散，只盼着能把这声音多听一会儿，把这美景多看几眼。

少女唱罢，双手一挥，在空中画个圈子，琴声骤然加快，一声声如滚雷般回环往复连成一片，到后来已经辨不出旋律，只觉得仿佛有七八双手在琴弦间弹拨挑抹，十几把琴一起出声，漫天幽幽的青光如鬼魅般狂舞，渐渐化为青白，又汇作白茫茫一片，少女随着乐声原地旋转个不停，逐渐湮没在光芒中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突然间一声巨响，那团光芒迸裂成五彩缤纷的各色光点四散开来，一片片坠落熄灭，只剩下空旷寂寥的一个舞台，黑幽幽地飘散着袅袅余音。

终于万籁俱寂。

过了好久，屋里屋外的人们才慢慢回过神来，有手忙脚乱去点灯

的，有拿起茶杯大口牛饮的，有捶胸顿足感叹的，也有想凑到台前去看看个究竟的，沸沸扬扬闹了半天，布帘后却不再有动静出来，夜色已深，众人三三两两散去。剩下的人聚在桌旁，要了烧酒小菜，边喝边品评回味方才的所见所闻。

戈遥趴在门缝里看了半天，终于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觉得一口气憋在嗓子里好久都没能吐出去，腿脚和脖子都酸胀得难以支持。林老板在外面连叫了好几声，她才清醒过来，赶紧温酒切肉送出去。

忙了一圈回到厨房，她看了看堆在水盆里的碗筷杯盘，不禁叹了口气，咬着嘴唇将油腻腻的围裙扯下来塞进碗柜里，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
店铺西南角有间小屋，平常是用来储存杂物的，被戏团借去当作了更衣上妆的地方。戈遥摸到门边，见里面黑黢黢地并没有亮灯，便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一闪身溜进去。

屋子长久没人打扫，原本有股霉味儿，这会儿又隐隐混入了些脂粉香气，刺得她鼻子发痒，好不容易才把一个喷嚏忍了回去。一丝微光从窗外透进来，勉强照亮了屋里的陈设，其他东西倒没怎么变，只在角落里打扫出一小块地方，端端正正地摆了张桌子，上面放置着一面铜镜，连同胭脂水粉首饰盒等等散了一桌，旁边地下还放着两个箱子，显然都是戏团带来的。

戈遥正想凑过去细看，突然听见门外传来轻柔的脚步声，连忙找地方躲闪。屋子小东西多，她四处乱看之际听见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，急得也顾不了许多，一头钻进旁边的旧橱柜里面死死拉住门，心里扑通扑通乱跳。

门被吱呀一声推开，隐约有人端着烛火走了进来，小屋里顿时充满了光亮，连同裙裾窸窣声和满屋幽香一起飘荡开来。戈遥实在忍不